

Refined Living of a Sculptor

蔡志松

雕塑生命的精致与例外

统筹 朱研 文 郭一波 摄影 纪越中鸣谢 百悦汇 发型 传世风格 阿楼

在艺术圈里, 蔡志松是个例外。精神世界的例外自有他的作品在陈诉, 而滚滚红尘里的例外, 则来自那永恒的精致派头。在西装革履、安静自律的生活里, 有着他对万事万物的敬意, 以及与精神世界的统一和重叠。

In the art circle, Cai Zhisong is an exception in two ways: His works represent exceptions of his inner world, and his ever-present delicate manners show his exceptions on daily life. Under the meticulously ordered routine is a wider world, where thoughts flow freely and anti-

liberalism liberated...

几何时,蔡志松热爱艺术,并愿意为 其而献身,如今,对生命的重视已是他 最高的追求。而他本人,仿佛也是自己 亲手雕刻而出的艺术,一丝不苟的发型,挺括的 套装,暗暗相合着《故国》雕塑中的人物。好奇心 油然升起,一向自诩追求自由与个性的艺术家, 为什么会愿意被剪裁得体的服饰所限制?一向厌 弃朝九晚五白领生活、晚睡晚起的自由工作者,何 以会每日在固定时刻早早起来,毫无赖床迹象? 即使是雕塑时所穿着的工作服,也都是来自Ralph Lauren的古董工装。在蔡志松充满疑惑的规律生 活之下,其实是更为广阔的自由天地,自由地控制

2014年10月底,雕塑家蔡志松的头顶又多了一份 光环——洛克菲勒中国杰出青年艺术家大奖。从 获得巴黎秋季沙龙泰勒大奖殊荣开始,蔡志松逐 渐进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从东方历史和文 化出发,以娴熟的技艺在当代与传统之间穿梭, 在西方文明为主导的艺术多元化之外,重新挖掘 和重塑东方气质,用别样的现代艺术语言来实现 宏观文化领域上与国际的平等对话。

思绪,自由地反自由……

蔡志松的艺术成就自不必多言,在他位于费家村的工作室的茶几下面,整齐地摆放着不少以他本人为封面的杂志,都在无声诉说着他的炙手可热。透过不同的媒体,合体的西服与相似的发型成为了他的个人符号,不断从此处复制到别处,再与三维世界中的他重合。而在30岁之前,他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发型,公认为艺术圈帅哥的蔡志松说是:"我在东北长大,那里以头后部扁平为美,我脑后却长得和大家不太一样,非常纠结,直到30岁左右才终于剪出满意的结果。"因为找到的过程如此不易,所以之后的多年他都没有再变换发型。

名声随着作品一路提升的蔡志松,逐渐受到路 虎、迪奥等国际品牌的青睐,被邀请去参加的活



《大云屏》 材质 多层玻璃喷绘 尺寸 185×80×300cm 创作年代 2014

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奔向死亡。 在浩瀚的时空中, 生命虽只是刹那一瞬也会留下各自的痕迹。

生命的意义不仅是过程,更重要的在于结果。

由于不重视结果,我们才无所顾忌地任意行事,才会将有限而珍贵的生命耗损在各种无意义的尝试之中,奔波于现象之间最终却一无所获,饱受种种挫折、不幸与内心的煎熬。

不要不敢直面因果关系的严厉而不加思索地相信生命只有过程,自欺欺人 地走过剩余的时光。我们并不是为了愚昧而生,如果渴望快乐就请种下相 应的种子。

谷雨春耕, 浮云朵朵, 如何漂浮无人问津, 雷雨交加却令人瞩目。

——蔡志松《浮云》节选

动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些相对正式的场合中,他逐渐对有的艺术家穿着大裤衩和七分裤的"不修边幅"行为产生疑问,为什么视觉上都难以接受的做法会来自以追求美为天性的艺术家身上?再三的思考让他明白,在一个共同生存的社会,不仅要考虑自己,也需替他人考虑。所以他一丝不苟的穿着西服与衬衣,总是彬彬有礼,举手投足间都是绅士做派。采访拍摄间隙,他换下的衣服都会被整齐地叠好放置在一旁,体现着他对物的态度。也许,正是懂得尊重他人他物,他才受到不同品牌和藏家、机构的喜爱,也因为如此,他身体力行地执行着其艺术所表现出的对生命的重视,从而达到艺术和生活在精神高度的统一。

蔡志松不只穿着有型,起居坐卧也是如此。他之所以喜欢中国古典家具,就是坐起来有型,"但后来觉得回家后应该是放松的状态,不能还是正襟危坐,渐渐觉得造型讲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西式家具更好。"对于住宅,他的要求便是舒适,这也是他对家的理解。他不会像一些创作者那样,大费周章拿自己家做实验,建造不符合实际用途的离奇结构,而是全部托付他人,但前提是要满足他的舒适要求以及审美品位。在这样的家中,不忙时他也会偶尔下厨。这对蔡志松来讲是特别舒缓情绪的事,并能借此而达到最深层的放松。因为家庭原因,他很小就学着做饭,长期的操作还让他看到了其中的哲学——调味时对度的把握其实折射着一个人如何生活处事。蔡志松是地道的中餐爱好者,也更好甜食,"我真的爱吃各种甜食,虽然瘦,但挺能吃的。艾敬发微博调侃我,你们知道蔡老师最爱吃什么吗,答案是四岁小女孩爱吃的他都喜欢。"

居家一日

在平日的生活里, 蔡志松最好独处, 并享受着这样的状态。 他几乎没有应酬, 除去难以推托的社会活动外, 多数时间他 在家宅着。 每日早晨,当一些艺术家刚刚睡下,当城市森林里的众多工作者们正艰难地在闹钟声中挣扎,为还能在被窝里躺10分钟而欣慰时,蔡志松已经起床。他自言一醒来就会睁眼起床,绝不因犯懒赖床而浪费时间。这让人想起曾国潘一生恪守的原则,

"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但这样的习惯并非来自天生,7年前,在上师的劝说下,蔡志松逐渐培养起这样的行为,他分析道,"如果不自律,不好的习惯、思想会有多远走多远,最后的结果也只得自己承担。很多艺术家不够自律,恨不得下午2点才起,醒来后又会继续因为一些琐事而纠结。"帅气的蔡志松身材同样保持很好,但却从不健身,而是更关注心灵的健康,能够随时观想自己的思绪,不好的想法马上制止。这番对思维的训练让他能够随时限制不断蔓延的想法,从而摒弃了现代人越来越多的烦恼与忧愁之来源。

经过一夜的休息,思虑干净的上午成为蔡志松思考问题的时刻。大体而言,早上时的他比较安静。以前日程还没有很满的时候,从早到午,他很少开手机,即使开也是处理必要的事情,而后便会设置为离线或静音。午后,蔡志松会很快投入工作以对抗困倦。不爱应酬的他,推掉过很多的采访、活动和聚会,他说自己并不适应在人群和镜头前的表演。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忙碌,忙碌着为朋友和自己的展览写文章,做策划,办展览。他每日只睡6小时,笑称自己是掐表而活。

重视生命超过热爱艺术

蔡志松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并在那里任教多年,然而,学院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艺术探索旅途上的障碍。在写实雕塑仍占据重要位置的今天,一味在形式和细节上丰富已很难满足雕塑发展的可能性,于是,明确有力的原创性思考成为了蔡志松创作的基础,力求个性化的艺术作品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当代文化情境相呼应。蔡志松对生命的重视远远超过对





《故国·颂10#》 材质 树脂、铜线、铜板 尺寸 62×54×190cm 创作年代 2013

所谓的"理想"与"价值"推崇的无非是一条追求成功,满足"自我"的人生道路。

如今一路走来,自己已是遍体鳞伤,停下脚步,环顾四周,看到自己曾为之拼搏奋斗的"幸福",有些人生而既有,也有些人仍在执着追求,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一些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干辛万苦终于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不想却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永远告别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并无怨无悔地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且现身说法,教导下一代,鄙视失败者,然后继续前行进取,却不知当死亡不期而至时,会毫不留情地夺走他奋斗一生所换来的一切,也许至死都不会明白,他的所谓"成功"并非奋斗使然,他所宣说的道理不仅毒害了别人,也毒害了自己,更没有因实现了理想而幸福。

——蔡志松《无奈》节选

艺术的热爱,他的作品,便是他对历史长卷中的一连串挣扎着的身影的思考和悲悯。

礼志: 从学生时代到现在, 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的转变?

蔡志松: 童年非常悲惨, 在这里都讲不完(笑)。家中长辈并没人画画, 我是从高一开始学习的, 画得还算可以, 高三时在考学的一代里还挺有名气。那时很无知, 没想到任何特别的情况, 自以为肯定能上个好学校。然而事实教育了我, 连考了三年, 第一次才考了60多分, 自己奇怪, 老师、同学都奇怪, 但这就是命运, 也不是看卷子老师有意不给我高分。这之后我只能继续努力, 终于在最后考上了。回头想, 觉得人还是要顺应自然, 正常努力不应该有太多情绪变化。而我当时情绪变化很大, 因为家庭情况不太好, 再继续供我考大学也没戏了。看我就知道体力活干不了, 如果考不上的话, 那时会面临着很严峻的生存环境, 于是产生种种想法。其实往往是这些不必要的想法带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现在明白了, 做任何事情, 平常心, 正常努力就好了。

上大学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患有严重失眠,后来坚持运动,才逐渐好起来。30岁前一直在努力,后来运气较好,大家对专业比较认可。接着又开始不好,家人相继离去。这两年感觉状态又开始好起来了。人就是这样,在低谷的时候不要往心里去,高处时候也没什么。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比较重要。

我们的外部世界在不断波动,能控制的只有内心。任何事情来 临都要接受,那是最好的选择。上善若水,因势利导,不要太 有棱角,放哪里都不合适。

礼志: 那你相信宿命论吗?

蔡志松: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但不是以我们认为的, 或家长教育的方式去改变的。事情的发展不是逻辑关系学, 而是因果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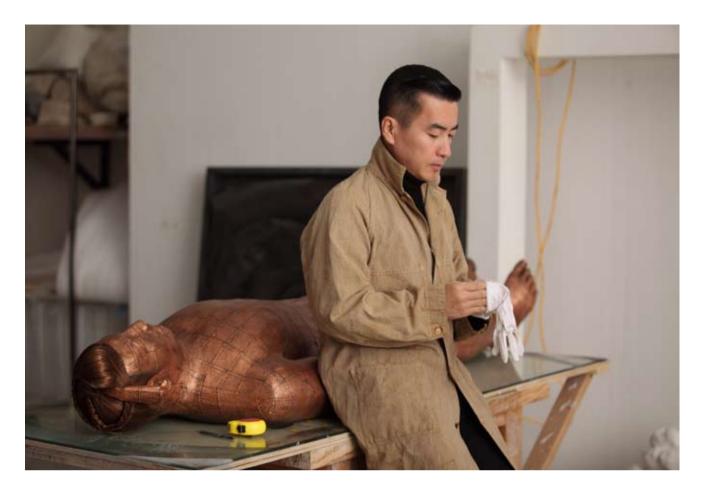
系,众多的因缘际会才促成所谓的结果。我们以逻辑关系来想当然地看待世界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奋斗总跟愿望背道而驰。那么多人奋斗,成功的才几个,原因就是这个想法是不成立的。从这个角度,想改变一件事情,靠逻辑关系是不行的,因果关系则ok。比如一粒种子,放在桌子上,不给它阳光和水,它也就没有发芽成长的可能。人也这样,种种条件相互结合才会成功。破坏一个点,事情就会失败。如果把不好的种子碾碎,不好的结果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是事物真实的发展规律,但我们不是那样认为的。我们都是想当然的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礼志: 做雕塑是怎样开始的?

蔡志松:15岁学画画时,老师建议我做雕塑。我很好奇,为什么放弃色彩丰富的油画而转做雕塑。老师说,一个人一生学习专业的时间只有几年,雕塑是所有造型领域中最难学的一个专业。你如果画画,回头再做雕塑,最多不过业余水平。如果做雕塑,画画是没有问题的。画画可以自学,雕塑不行。后来才理解,雕塑的思维与我们平时的思维大不相同,它是三维空间。你们前来采访,进来之后,是在我的视线场里,什么样的后脑勺、侧面,都有一个整体感觉,正常人则是普通面向的组合。雕塑与画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同的看待事物方式,不同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搞雕塑的人,想跨人这个门也是很难的。雕塑和绘画虽然都是属于美术范畴,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从二维到三维是一个刻意训练的过程,我后来当老师,便特意取消了绘画课。很多央美附中上来的孩子,自我感觉太好,画得也确实不错,但进人雕塑系后,就会有挫败感。雕塑不是先天的感觉,即使到现在,我都要时刻不断地提醒自己,适应这样的思维观察方法。我抽烟18年,06年戒了到现在,如果不注意,还可以拿起来抽,道理很像。

礼志: 立体思维如何训练?



蔡志松::我们上人体课,学生围成一圈,模特站中间。好多同学是做一会儿过去转一圈,多角度比对着做,这是立体的平面思维。走过这一段,需要有一个跨度的,它很难用语言表达。雕塑讲究空间的构成关系,而不是比对着的平面整合。所以后来我就让模特在屋里随意走动,想干嘛就干嘛,有的人就会适应,做得非常像。

礼志:时代更迭里的永恒痛苦是你作品想要表达的重要情感之一。通过雕塑来思考和化解痛苦,是否也折射了你个人生活中的思考?

蔡志松: 艺术反映生活。我的创作不但跟个人生活有关,也和观察到的生活有关。如果一点关系没有,那么对这个艺术家和他的艺术,我都会画个问号。我的《故国》、《浮云》、《玫瑰》三个系列作品,分别有我的三篇文章对应。

礼志: 你如何选择创作时的材料和造型?

蔡志松:我一开始就是学造型,各个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造型都做过研究,进行过有意识的针对性训练。每种材料都有它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会决定它是否适合与创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沟通,且能够传达思想。不会因为形式好看就用,那样的艺术也很难打动人,艺术品也变成了工艺品。做玫瑰系列的时候选择铅,因为铅的光泽绚丽又沉静,铅本身既可塑造又易

损毁,既柔软又沉重,铅化学性稳定,但是在融化消亡的那一刻会释放出毒素,种种矛盾的结合成就了它独特之处。玫瑰象征爱情,通过与铅的属性相结合来传达对爱情的观点。这是一个对材料的选择过程,但并不是先想到铅的种种特点,然后才决定选用的,这种选择其实是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知道用铅肯定是对的,一试,果然如此。

礼志: 对你影响很大的作品和人物有哪些?

蔡志松:过我眼的作品很多,讲影响很难说。影响大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很庆幸他们都不是平庸之辈,从开始画几何形体,老师就是美院的教授,后来教雕塑的老师是国内赫赫有名的祖师级人物。我的运气很好。

礼志: 想通过作品来达到自己的什么理想或目的?

蔡志松:创作的过程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因为我是职业艺术家,以创作为生。创作也需要专业上的单纯性,不能考虑生活



《瓶装玫瑰》 材质 铅、青铜、锡 尺寸 15×12×58 cm 创作年代 2008

爱情的魅力是无限的,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爱情一直是人们心中闪耀的光芒。 当理想的热烈与现实的冰冷撞击时,绚丽的世界灰飞烟灭,活力熄灭,留下无尽的失落——其实这还是未遂者的幸运。一些人拥有了爱情,不幸却堕入痛苦的深渊,无意间将自己置身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长期领受心灵的折磨——因为幸福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当梦想与现实相违时,各种戏论随之成为指导行为的依据,使我们从一个痛苦奔向另一个痛苦。许多人虽有能力克服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却无法摆脱情感的困惑,孤独与贪著使我们在温柔与美艳面前束手就擒,成为事业的巨人情感的侏儒。

爱情只是一种自我满足,一切付出都以自我感受为标准,最纯真的爱情无非是最真诚的索取,不要认为追求爱情比追求物质更高贵。

——蔡志松《玫瑰》节选

上的问题,这样把艺术复杂化了。创作的时候不太想这些,想的时候不创作。创作时它就是一份工作。

礼志: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蔡志松:《浮云》系列是我三个系列作品中最新的,现在重心在这个系列。《故国》系列也在做,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有15年了,中间没有间断,但做起来比较慢,15年做了11件作品。《玫瑰》系列是2008年开始做的。我的很多想法要继续下去,表现形式会越来越多,感觉也会越来越开阔和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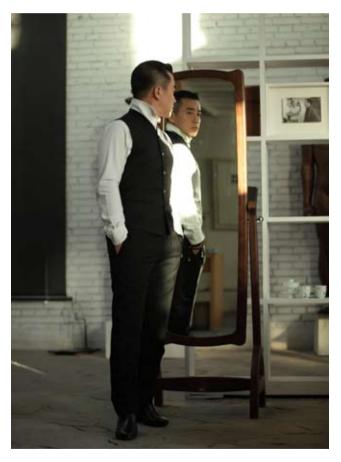
礼志: 会尝试在雕塑之外的艺术创作吗?

蔡志松:很多事情都是隔行不隔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让你达到究竟的境界。很多途径走到头都是一个共同点,到达一定程度后做别的事情,会发现拥有共同的内部规律,当然需要先熟悉一下形式。

礼志: 长远来看, 有没有什么规划?

蔡志松: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就是有太多规划,未 来却不按照规划走。想要的得不到,想留住的却消失了。所以 未来不是规划来的,要随遇而安。

采访蔡志松,是在APEC蓝衬托下的一个秋日午后。此前,他的助理曾要求我们不得重复提问媒体采访已经提出过的问题。心中冉冉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不知采访过程能否顺利。直到见到蔡志松本人,乌云才尽数退去。他一进门就为几分钟的迟到而道歉,又笑说既然来了,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拍摄过程也非常顺利,十分配合,这是多么平易近人的艺术家!工作室中,除了陈列着他广为人知的《故国》、《玫瑰》、《浮云》三大系列



外,还有好多端坐的模样相同的小人──他将班禅大师的照片转成雕塑,是因为其上师与十世班禅大师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似乎可以进入他的宗教世界,以及众多人生起伏的历程。因为采访方向的生活化,我们没有过多挖掘内心的情感转动,从而成为一个遗憾,也为下一次的相会留下伏笔。采访中,他一句而过的话语,背后也许就是一个宏大的故事,而没有过多言及的情感,则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窥得丝毫。□